

# 中国历代兵书述略

## 谈 今

中国兵书战策，传说始于黄帝，著于太公，而实盛于春秋战国。当时图霸争雄，穷兵黩武，许多兵家名将纷纷登上历史舞台；他们雄姿英发，大显身手，导演出许多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。“有提十万之众，而天下莫敢当者谁，桓公也；有提七万之众，而天下莫敢当者谁，吴起也；有提三万之众，而天下莫敢当者谁，武子也。”（引尉繚语）

这些雄者，在叱咤风云之余，纷纷著书立说，为祖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，增添了多少奇思壮采。真是权谋形势，各臻其妙；奇正虚实，变化无穷。

千秋如昨。雄者都虎奋鹰扬地从历史长河上一掠而过，留下来的惟有他们的兵书著作。

### （一）

汉兴，鉴于暴秦焚书之弊，广开献书之路，求遗书于天下。张良、韩信校理兵书，编次目录凡百八十二家，删节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；后诸吕篡权而盗取之，周秦兵书，十去七八。汉武帝时，军政杨仆收辑遗佚之书，编次兵书目录，犹未能完备。到成帝时，刘向刘

歆父子校理秘笈，总览群书而奏定《七略》，其第五即《兵书略》。河平三年，诏步兵校尉任宏校勘论次兵书凡四种（即兵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），共仅五十三家，即后来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所列之目。现今除孙武、孙臆、吴起、尉繚等数家外，其他如孙轸、范蠡、庞煖、韩信、项笈等书，俱已亡佚。

时代愈古，则存书愈少，而伪托者反愈多。其所伪托者，又多属历史传说中夙负盛名的风云人物。盖因世俗之人，多崇古而薄今，贵名而忽实；所以古代兵、阴阳，多托于黄帝、风后、玄女（如《阴符经》、《握奇经》之类），汉晋以降，多托于姜太公、黄石公、诸葛亮（如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、《素书》、《心书》、《武侯遁甲全书》之类），而明以后，多托于刘基（如《帷幄全书》中就有多重）。伪托盛名之例，固然不独兵书如此，医农诸家亦有神农《本草》、黄帝《素问》之类。不过借此以耸人听闻，抬高声价；而又以年代荒远之故，后人亦不易辨查其伪。但对这些伪托之书，历代《文献通考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已有大量考证。《四库提要》子部兵家类首序说：“古有兵法……然风后以下，皆出依托。其间孤虚王相之说，杂以阴阳五行；风云气色之说，又杂以占候。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，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，要非古兵法也。其最古者，当以孙子……为本，大抵生聚训练之术，权谋运用之宜而已。今所采录，惟以论兵为主”。

本来真正的军事家，都不应信赖阴阳术数这一套的。试想带兵打仗，处存亡关头、立成败之地，这是最实际的生死利害攸关的大事情，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；要求将帅高度注意，尽可能加速发现战争现场的形势与规律，以便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。况且胜败对指挥员的主观责任的检验，是最迅速最无情的。

当然也有的人号称军师，披着道家的外衣，甚至装神弄鬼，但他们搞这一套的真实目的，也无非为他们的愚民政策服务的。《李卫公问对》中说：“唐太宗问李靖道：‘阴阳术数废之可乎’？李靖

答：‘不可：兵者诡道也，托之以阴阳术数，则使贪使愚，义不可废也，…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’。太宗良久曰：‘朕观千章万句，不出乎多方以悞之而已’。”而真正的兵家，则不杂言阴阳术数，孙子在谈到战争的预见时说：“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”。

## (二)

《孙子兵法》古今中外咸推为百代谈兵之祖，千古武学之圣。

孙子名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年人。原乃齐田氏的后裔，因田鲍四家谋乱事，奔吴国避隐深居，世人莫知其能。后遇伍员，知其有折冲销敌之才，七次荐于吴王阖闾为客卿，献兵法十三篇，又与吴王论兵，应答甚善。后与伍员将兵伐楚，多所谋画，五战五胜，以兵三万破楚二十万，攻进楚都郢，遂“威服齐晋，名显诸侯”，功成不受官，归功于伍员。又见吴王荒淫，挂冠归齐，“脱然高蹈，不知所终”。

孙武总结了春秋前战史和当时战争的实践经验，以血的教训，写成论兵专著十三篇，结构缜密，若网在纲。首篇总论军国大计；二至四篇论军事与经济、外交、内政的关系；五、六两篇论奇正虚实的妙用；第七篇论本国政治经济等条件成熟后，即审授主将以方略，开始战斗；第八篇论将帅条件作用及驭将诸法；九、十两篇论行军与作战计划；十一篇论得胜后深入敌区，必须熟知地形条件；十二篇论火攻；十三篇论间谍情报。总之，前六篇属于论战略原则，后七篇属于论战术问题。同时他对各种问题，都有实际而全面的分析，用最精练深刻的辞句，提出了较系统而带有规律性的判断。

孙子不但对于军事有弘廓精远的阐述，而对于哲学也有卓越的贡献，反映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。他要求将帅在战前必

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政治、将帅、法制、地利、天时等多方面情况；同时提出在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双方都是相反相成的，如虚实、强弱、众寡、主客、利害、攻守、迂直、奇正、分合、逸劳、治乱以及得失胜败等等对立范畴，在一定条件下是“相为变”的，军事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，必须因势利导，创造条件，使矛盾向有利于我、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。

在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，他提出许多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。如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的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；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分散敌人的“并卒而击之”；避实而就虚的“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”；疲惫敌人的“以逸待劳”；造成敌人错觉的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”等等。

孙子的战略原则与战术原理，历代名将在军事实践中，能够灵活运用而决胜的战例，真是不胜枚举。孙臆深得孙武的真传，并著有《孙臆兵法》（此书失传了二千年来，近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），对其祖传，既有继承，又有发扬，当年他策画过很多出色的战例，如减灶诱敌的马陵之战，就是运用“能而示之不能”，“五十里而趋利，则蹶上将军”的原理。而赵将李牧按兵云中以败匈奴，则是运用“用而示之不用”的原理。战国以来，十三篇已被推广，世人泛称“兵法”者，皆指孙子兵法，因其书经秦火而不尽毁，有心人藏之如至宝；虽秘其书，讳其名，而实尊其人，专徇其法。秦末，群雄并起，项梁教项籍兵法，略知大意；韩信熟习兵法，能口诵其语；故项籍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，与韩信破赵的背水一战，都是运用“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原理。曹操首为孙子作注，深得“兵法”真髓，更驰聘其说，自著《续孙子兵法》、《兵法接要》等书，传有“十万余言，诸将征伐，皆以新书从事，从令者克捷，违教者负败”（杜牧语），“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。……今新书不传，而见于《李卫公问对》者，机权应变，实本本《孙子》”（欧

阳修语)。

历代以降,时势不同,名将辈出,或明显模仿,或内心暗合,或偶试之则有效,或百战而成功;千变万化,无非虚实,奇正等战术原理的迭出再现而已。

古以兵书为最应用而又精深之学,而微言妙旨,几尽于十三篇之内。因此历代兵家皆祖言孙武,为《孙子兵法》注疏、释义、发微者,据陆达节《孙子考》约得二百余家,以宋代吉天保辑《孙子十家注》为善本,其中“注”有特色的,有曹操注隐微、杜牧注阔疏、李鉴约历代史、纪燮集三家说、张预合于将传(许洞虽未注疏,但在《虎铃经》中能祖述其说,阐明精义,使其发扬光大)。而历代诸家注本,前序后跋及论文专著,对《孙子兵法》多有赞许,甚为推崇。唐太宗对李靖说:“朕观诸兵书,无出孙武,孙武十三篇,无出虚实。”杜牧说:“孙武所著十三篇,自武死后凡千岁,将兵者,有成者有败者,勘其事迹,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……,犹盘中走丸,丸之走盘,横斜园直,计于临时,不可尽知,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。”宋人苏轼说:“古之言兵者,无出于《孙子》矣,利害之相权,奇正之相生,战守攻围之法;盖亦百数,虽欲加之,而不知所以加之矣”。郑友贤说:“武之为法也,包四种笼百家,以奇正相生为变,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,巧者见之谓之巧……。十家之注出,而愈见十三篇之法,如五声五色之变,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,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。”清人顾福棠说:“奇权秘算,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,包括于其中……。但法者其常也,术者其变也,用常易而达变难,孙子一书,其尤兵之最尚奇变者也。”邓廷罗说:“《孙子》十三篇,治病之方也;古今帝王将相之战功往迹,名医之案也。”孙星衍说:“古之名将,用之则胜,违之则败;称为兵经。”

### (三)

汉代以后二千年来,由于封建正统学说的影响,多因讳言兵而忘战,汉唐宋明之失,皆因始好战而终忘战。

随唐以后,兵书附庸子部,张、韩、杨、任理董兵书之战事不可复见。太平日久,右文者讳言兵,笃武者不知学,渐渐朝无韩、霍之才,又昧于孙、吴之法;惟有遁迹隐居于山泽草莽之中的李筌、许洞等人有慨于时,以人不知兵为惧,窃立兵家不朽之言,著有《太白》、《虎铃》二经,而只有藏之于名山古洞,很久不得刊行问世,无怪乎人或得之以为“天书”。宋元以来,历次白莲教起义,宋江之梦九天玄女之传,王则之得白猿洞中之授,以及“石匣,石匣开”等等神话传说,皆所谓见天书三卷(天象、地利、人谋);揭开三卷天书神秘的外衣,度其内容与形式,无非《太白》、《虎铃》等经而已。

《太白阴经》唐李筌撰。筌居少室山,曾仕至荆南节度副使,在乾元年间进《太白阴经表》云:“言无文饰,理探玄微,十载修成,四方兵起,识者以为济时之用。”书首自序中说:“其奇谋诡道,论心术则流于残忍,以为不如此则兵不能振,故藏诸名山石室间。”《郑堂读书记》评其书大旨“先心术而后机谋。……其于行军要法,胪列无遗,故杜氏《通典》具采之。”李筌幼读儒书,后为《孙子》作注,亦得兵家真髓,又处于道教盛行的唐代,故其人后入山访道,他的思想较杂,所以他的著作,兵儒兼用,后半部又杂以阴阳术数,这也是他的时代局限性。但总观其书,采其精英,不但不失为唐代言兵者一大家,也是中国军事学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,颇受后世重视。

《虎铃经》,宋许洞撰。洞字渊夫,真宗咸平三年进士,曾为雄武军推官,乌江县簿等官。后坐事,变姓名,隐中条山。其书自序大意谓《孙子兵法》奥而精,李筌《太白阴经》论心术则秘不可言,乃

演孙、李之要，积四年书成，凡二十卷，前半部大部精辟阐明孙子要义诸说，而参以己意。后半部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对《太白阴经》的阴阳术数之类，不但没有扬弃，反而掇拾其他佚文，而集其大成，这是此书美玉有瑕之处。清卢承恩《兵铃内书》序中说：“许洞祖述孙武，著书以自表见，亦发所未发，开示来者。”《郑堂读书记》说：“渊夫以古兵法，自《孙子》而外，诸书皆肤而浅，或用者丧于师律，浅深长短，迭为表里，酌中之理，诚而难得。因上采《孙子》及李筌《太白阴经》之要，以演其术，或作于己见，或述于古人，其书上言人谋，中言地利，下言天时，虽纷拏错综，而终始备具，派分枝别，凡在师中吉者必贯穿条举，运筹决胜，瞭若指掌，亦兵家之渊藪也。”晚清王韬记怪杰钱江事说：“江最好兵家言，于孙吴之书，皆能洞其底蕴。偶得许洞《虎铃经》，如获拱璧，昼夜研读不释卷，久之曰：吾得之矣。于是所学益进。”军阀吴佩孚，号称小诸葛，在他的《政治全集》自序说：“举凡所经验之进战退守，与夫所应付之方略处置，无时无地无事而不得力于《虎铃经》一书，是《虎铃经》一书，为将者终身行之可也。”

#### (四)

宋自仁宗后，天下承平日久，儒将缓带轻裘，兵众闲哺糜食，朝乏帅才，将昧兵法。边疆大吏范仲淹有慨于此，对其麾下行伍出身的爱将狄青说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，是必博览古氏群书，更于古今名将传中，细玩其胜败得失之机，人品心术之分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以古为鉴，以贤为师，平素研究方略韬铃，如此胸中之甲兵素具，阃外之机宜熟审，一旦用之，必安详闲雅，老成持重，不致仓皇失律，以悞人国矣”（狄青遂即折节读书，悉通历代兵法，屡建战功，成为一代名将），同时范仲淹又向仁宗提出修武备等建议。

宋自士大夫讳言兵而兵备弛，自兵备弛而兵事起。元昊既叛，边将数败，朝廷始注意武事，广访知兵者；梅圣俞、王皙等先后注《孙子》，苏氏父子以至叶适等士大夫争习言兵，但下笔虽有千言，毕竟书生议论。康定年间，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，敕命曾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，编纂《武经总要》，凡五年书成。然因公亮等亦一向襄赞太平，未娴将略，又不熟悉边疆形势，所言拘牵弥甚，失实亦多，其书繁琐而又猥杂。

神宗承其余绪，于元丰年间，以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为《武经七书》，颁行武学，令士子习读，凡武举，皆以七书试士。“七书”之名盖始于此时，这时儒者治学，尚未有“四书”之编称，而“七书”之列学官置博士，乃先于“四书”而行。而“七书”顺序，按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缭》等依朝代应置前列，而反列于卫公之后，宋时亦疑这些书或系伪托，多有非议。有的认为：“孙吴《司马法》或是古书，《三略》、《尉缭》可疑，《六韬》、《问对》伪妄”。何筵《春渚纪闻》言其父“去非为武学博士，受诏校七书，以《六韬》、《问对》为疑，白司业朱服，服言：此书行之以久，未易遽废，遂止”。《孙子兵法》早被公认为武经之冠冕，名符其实，其他六书虽皆不失为一家之言，亦各有可取之处，但与《孙子兵法》真伪并列，鱼龙混杂，难免相形见绌。现将六书简介如次：

《吴子》，题吴起撰。起为战国时著名军事家，在魏楚等国任将期间，颇有威名与战功。今存六篇，恐非原书。书中言为将要善于料敌、应变、治兵、励士及能以寡敌众等。唐将李光弼评其“严而贵勇”，宋人苏洵说：“吴起与武…皆著书言兵，世称之曰孙吴，然而吴起之言兵也，…草略无所统纪，不若武之书，词约而意尽，天下之兵说，皆归其中。”

《司马法》，题齐司马穰苴撰，盖齐威王时，令大夫们追辑古之

司马兵法，而附穰苴于其中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入《兵书略》而入礼类，称军礼《司马法》百五十五篇，隋、唐等志作一卷，以为穰苴自撰：可能是从原大书中抽出的穰苴所撰一卷。但其书仍然外法内礼，兵儒兼用；胡应麟《笔丛》：“惜其以穰苴所言，参伍于仁义礼乐之中，不免悬疣附赘。”

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唐军事家李靖应对太宗论兵之语，后人录以为书。史称《李靖兵法》世无完书，惟《通典》中略见大概，或疑宋阮逸因《通典》而附益之。其书分别奇正、指画攻守、变易主客，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；而从容答对，衡古揆今，亦皆谈言微中。

《尉繚子》，繚或说是鬼谷子的弟子，奔秦为国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属兵形势，今存二十四篇，疑非原书。书言兵制刑政，大旨主明赏罚、严纪律，书中《兵令》一篇，言诛逃之法尤苛。

《三略》，旧云下邳神人撰。相传源于太公，圯上老人（黄石公）曾以此书赠授张良；但又传说张良卒藏其书而不传。是书始见于“隋志”，文意不古，或为后人伪托。书言治国养民法度与儒者旨意不悖，而柔能制刚与敛藏退守、不为物先之意，则属道家遗言。

《六韬》，旧题周吕望撰。韬分文、武、龙、虎、豹、犬六目，始见梁“隋志”，《四库提要》评其“词意浅近，不类古书，……依托之迹，灼然可验……，殆未必汉时旧本”。周氏涉笔谓其“并缘吴起，渔猎其词”，“自《龙韬》以后四十三篇，条画变故，预设方御，皆为兵者所当讲习，《孙子》论至深不可测，而此四十三篇，繁悉并举，似为《孙子》义疏也。”

总之，武经虽言七书，除《孙子兵法》奇文奇义古色古香之外，其余或伪或俗，杂儒兼法，本难论比，明清两代沿袭旧辙，可见统治阶级多属阿斗之流，守旧无识所致。

宋自南渡，偏踞一隅，外临劲敌，岌岌乎不能自保，故群臣多作武论，以励战志，如《江东十鉴》、《江东十考》、《南北十论》等，盖都

徒为大言，无济实事，惟有《美芹十论》旧题辛弃疾撰，图论恢复大计，尚能审时度势，利守谋攻。

## (五)

明初颁刻《武经七书》，刘寅集诸家说而作直解，随文解义，时称善本。学者游士，多喜谈兵，兵书的辑纂撰述共有二百六十余种，但因受宋代《武经总要》的影响，汇编类纂的体例居多，内容既猥杂而又繁琐，往往杂采子史，辑录诸家旧说，很少创见发明。当然其中也有佳作。如：

《武编》，唐顺之辑。顺之为著名学者，官至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淮扬。所辑自孙、吴、穰苴、李筌，许洞诸名家言及唐宋以来名臣奏议。史称顺之于学无所不窥……。故言之俱有本末，所论用兵指要，亦有由阅历所得。

类似《武编》的还有茅元仪的《武备志》，世称赅博，王鸣鹤的《登坛必究》，搜罗亦称丰富。余琳的《经世奇谋》是类纂类中的珍本，分备患、知机、拯危等十九类，引录历代战史故实，并标以子目，选材精当，结构严谨，但此书流传甚少，一些书目俱不见著录。此外还有张凤翼的《兵机类纂》、叶梦熊的《运筹纲目决胜纲目》，体例相似，而精当逊之。

明之中叶，武备废弛，疆圉多警，部伍率多乌合之众，十战九败，故边防将吏撰述，多以选练为先，兼及边防方略舟车火器。名作有：

《练兵实纪》名将戚继光撰。继光治兵，精于训练，临事则颺发电举，当世称为戚家军。此书乃纪其练兵实效，推演前作《纪效新书》而成，当时非常实用，非泛摭韬铃常谈者可比。后来的《蒞戎要略》、《长子心铃》、《武备新书》等，皆摘抄戚书而成。

类似著作，还有何良臣的《陈纪》、何汝宾的《兵录》、何若曾的《江南经略》等，亦皆主言选练，兼及防守事宜，尚属阅历有验之言。明后期也有一些兵书，不但絮喋陈言，甚至横生鄙论，视兵事如儿戏，只可悞国折兵，岂能立功奏效。

明代兵书著述，除上述汇编、类纂、纪实多种书外，真正深思熟虑，立一家之言而后来居上的，还有一部杰出巨著是：《草庐经略》。

《草庐经略》，晚明布衣黄启瑞撰。全书三百余篇，都十万余言，大意本于孙吴，以议论为纲，旨深而言骏。凡夫储将练兵之道，料敌审势之方，战阵攻守之宜，征募贮峙之宜，大小纲目，烂然牖列，每一篇终，复引战伐史迹数事以相印证，很有启发之力。揆诸汉志方略，盖能挹权谋形势之精华，绝阴阳占候之谬悞；精当赅博，兼而有之。据说作者曾以此书干楚地某军政大吏，而不得用。书前清初频阳骨仙序云：“明季武备废弛，不讲久矣，深思熟虑，罕有其人，而此君于草庐之中，殚心时务若此，使当日疆场之臣，有能用其言者，天下事未必遂决裂而不可救止也。……而此编仅存稿本，未见梓行于世，则抱璞终身之叹感，恐其所不能免，天下固不乏有心人，而或知之而不言，或言之而莫知，天之生才，与才之用世，何其相须而相左也。”咸丰年间，楚地军吏文郁序其抄本云：其“随耆星南征，每审军中机要，多符此编奥旨，使作者生逢其时，或应继美武乡；惟前贤刻意经营，足启后学。”一九四一年陆达节教授校勘标点此书，更名为《中国兵学通论》出版，序中说：“卷中各分子目，系以论断，证以古事。于训将教士之方，因地制宜之宜、奇正主客虚实之辨，尤缕分条析，简核精审，询足以为武经之羽翼”。

## (六)

清代乾隆年间，一为博尊儒右文之美名，二为绝反满复明之根

株，遍搜天下古笈，以修四库全书，因袭晋、隋四部体例，把兵书隶于子部，只收录兵家二十种，外附存目四十七种，选审可谓严苛，实际上对兵书是变相查禁。一切注本，概未见收，前人珍重的《魏武帝注孙子》、宋吉天保辑《孙子十家注》等悉不著录（若无后来孙星衍为之校刊，未必传诵人间），刘寅的《武经七书直解》原称善本，明代踵事翻刻，四库独取《三略直解》一种，其他六种致湮没数百年。尤其对明代兵书著述抵毁尤甚，焚禁甚多，淘汰惟恐不尽；实为继暴秦之后，中国古书又遭一场浩劫。同时大兴文字狱，士大夫胶执陈言，拘泥故法，军权又皆为觉罗贵胄所垄断，尸位素餐，入关的锐气已尽销于纨绔，艺业荒于嬉游，根本不知兵法为何物。清代虽亦有兵书著述，但除袁官桂的《洪濂百金方》外，可观者不多。

清代以来，又沿袭宋、明旧制，颁行《武经七书》，武科又用以试士，有些人又忙于为此“七书”作注疏释解，以备武闱答策所习用。除《武经七书》外，古代许多兵书，封建士大夫咸视为僻笈左道，如《虎铃经》、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草庐经略》、《经世奇谋》、《九十九筹》等优秀巨著，反而多未刊刻，有的几乎有“成为广陵散矣”的危险，后来多亏有些藏书家热衷收罗佚书秘笈而刊以丛书，如长恩书室、守山阁、平津馆、奥雅堂、墨海金壶丛书等，约共收入久未刊行的兵书六十多种。

清中叶后，海禁初开，欧风东渐，洋务派醉心于战具技巧，把祖国古代兵法束之高阁。他们不知道祖国古代兵书，语其精义，往往与近代西洋战术暗合。若把中国的孙武、孙臆、吴起、张良、韩信、曹操、诸葛亮、杜预，王猛、李靖、李筌、许洞、范仲淹、岳飞、戚继光、黄启瑞、李自成、陈玉成等与外国的恺撒、拿破仑、克劳赛维茨、毛奇、库图佐夫、福熙等，这些历代中外的兵家名将聚于一堂，讲到料敌练兵与奇正攻守等军事原则，英雄所见，自当略同，而且大家可能还要尊孙武为百代谈兵之祖。

本来,《孙子兵法》不但在我国军事学史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,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荣誉。他的精辟论断,如“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”,“攻其无备,出其不意”以及避实就虚、集中主力、以逸待劳等等名言警句,已经成为古今中外军界人士的座右铭。

孙子兵书早在唐代就流传到日本,被推崇为“兵学圣典”、“世界第一兵家名书”,孙武也被尊为“武圣人”、“东方兵家的鼻祖”。日本的古代兵书,如《甲阳军鉴》、《信玄全集》、《兵法秘传》等书,都是祖述《孙子兵法》,译述注解《孙子兵法》就更多了,前序后跋,多所称颂。神田胜久说:“伟哉武经之神理,通治乱,辨兴衰,实天下之至宝也。”福本义亮说:“《孙子》者,武经中之冠冕,而和汉古今之兵法,非未曾原于此者也。……亦人事百般座右铭也。……而其意图深远,其谋画精细,其术略的确,乃以孙子所以为兵之神也。古来我国明君贤将多精读之,……威武是以扬于海外”。日俄战争的胜利者东乡元帅也说:“那次的战胜,都是应用《孙子兵法》的原理,尤其是从‘以逸待劳,以饱待饥’这两句话中领悟出来的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流传到欧洲,先后被译为各种文字。据说拿破仑在纵横欧陆的战阵中,常常阅读《孙子兵法》。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第二,失败后,在没落的侨居中才读到《孙子兵法》。他慨叹地说:“可惜二十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。”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著《战争论》不但其本国人奉为圭臬,其他外国将军也都以此书为近代西洋兵书的典型,考其战争攻守诸原则,多不出《孙子兵法》的范围。

当晚清洋务派醉心于西洋战具技巧的时候,日、德等国早已提出以孙子为古来战术原理之祖,称《孙子兵法》为兵学圣典。(据说清末民初,中国曾派留学生到德国去,德国人问来学什么?他说:“来学战略战术”。人家笑了说:“我国军事学院的主要教材,就讲你国的《孙子兵法》,何必远到西方来取经呢!”以后洋务派才真正

认识《孙子兵法》的真正价值)。

当然孙子时代到现在，战术技巧——尤以武器已经无数次的变化与改革，但这些战具技巧尽管日新月异，然而战术的基本原理还是有共同规律的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，至今还有生命力。何况兵书的应用，不只限于战争，战略原则与战术原理的应用范围是广泛的，无往而不胜的，有很大部分也适用于折冲樽俎的外交场合与攻心斗智的政治斗争。例如孙臆赛马一负二胜的所谓三驷之法，可以用于乒乓球等各项体育比赛。

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兵书，把兵书与医书、农书等视为最有实效的应用技术，因此这三种书著述较多。兵书在二千多年前已有目录，在历代官私目录中，兵书皆能占重要位置，惟自荀勖并诸子、兵书为一部，以实学合于虚理，殊为不伦，而后莫能纠正，兵书亦渐沦亡。

历代兵书，难知确数，约略估计在两千种以上，然按历代“艺文志”，兵书多罹兵火之劫，迄今尚存当有三四百种，可是能见到通行刊本的不过十之二三。解放前，陆达节编的《中国兵学现存书目》中著录，存亡统计一千三百零四种，存者仅二百八十八种。今天我们要珍惜与挖掘祖国兵学遗产，藉目录为先导，当先搜集目录，综计历代撰述之数，以为理董之张本；次乃详考其源流，审其内蕴，采诸家评论，品评其高下，以为取据之标准；次乃区别存佚，访求珍本善本，其常见的可参考新军事学而悉为详注，其罕见的可搜辑刊行，使其流通，让掩埋多年的兵学明珠重现光华，充分发挥其国防之宝的作用。